

在伯乐精神的感召下，当前招聘之风日盛，不仅边陲到内地招，内地各地区、各部门之间也竞相招聘。有的许之以“妻儿户口随迁城镇”；有的承诺“分给一室三间的宽敞住房”；有的应允外加补贴若干。谁知这样一来，本地的“菩萨”却违反了了。有的人早来十年仍然没有解决家属户口问题；有的祖孙三代蜗居斗室，并没有住进新居。不平则鸣，古今一理，既然请来了外地“菩萨”，那就放我们走吧！这样的“人才流动”，后果可以预料。

诚然，目前我国专业科技人员的分布很不均衡，招聘的确是改善人才分布不合理状况的有效

途径。问题在于，有的领导者不是想方设法调动本单位现有人才的积极性，而只是把眼睛盯在外面，迷信“外来的和尚会念经”。如此舍近求远，厚薄不均，招来少数人，冷了众人心，实在得不偿失。

“招聘”的另一面

咸阳师专 高时阔

愿之见，对那些插起“招军旗”，广罗人才，不妨先派员检查一下那里现有的人才是否得到重用，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否落到实处，科技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是否得到改善。若这几条做得不好，是否先要从重视使用本单位的人才做起，否则这边“挖”进，那边“流”出，“招了女婿跑了儿”，只会造成更大的人才浪费。

周至楼观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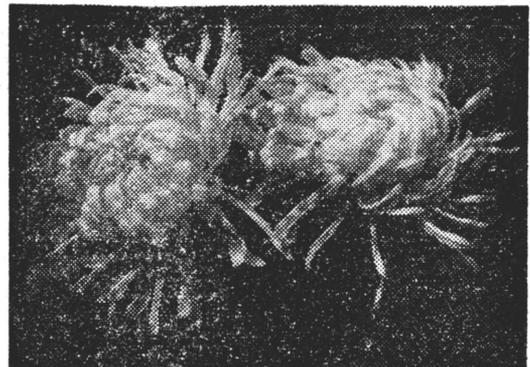
纪福永



楼观台距西安70多公里，位于终南山北麓。这里依山带水，景色万千。古有“关中河山百二，以终南为最胜；终南千峰耸翠，以楼观为最名”的记载。相传春秋时期思想家李耳曾西游入函谷关，在此筑说经台传授《道德经》。今说经台附近还有老子墓、炼丹炉、仰天池等许多文物古迹，是著名道教圣地。说经台是楼观台的中心，保存着历代珍贵的碑石。唐欧阳询隶书《大唐

宗圣观记碑》、苏灵芝的行书《唐老君显见碑》极为珍贵。元代名书画家高文举篆书《道德经五千言》石刻，书法精妙，别具一格；元代名书法家赵孟頫书“上善池”三字，笔锋秀丽丰满；宋书法家米芾题的“第一山”三字，笔法雄健超群……

林业部和省森工局联合投资，在这里兴建了森林公园，占地9600多亩。历代在这里曾栽植许多古树名木，其中雌雄两株银杏树高二十多米、直径二米多，已生长了两千多年。传说是李耳拴牛之树的“系牛柏”，树龄约三千年。六十年代初新栽的各种松、杉等，成林面积已有4500多亩。这里已修建了沥青公路，有直通汽车，饭馆茶社，是旅游的好地方。



争妍

张富全摄

钟嵘和他的《诗品》



钟嵘(480?—552)，字仲伟，颍川长社(今河南长葛)人。南北朝梁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。《诗品》一书，品评了自汉至梁的一百多个诗人，并把他们按“上品”、“中品”、“下品”归类。比如，“三曹”之中，他把曹植划归“上品”，把曹丕划归“中品”，把曹操列入“下品”。甚至把陆机、潘岳、张协也列入“上品”，而把陶渊明、鲍照列入“中品”。这种分法，仅是作者一家之见，并不十分符合文学史上的实际。清代的王士禛就认为这样品评诗人，“多所遗失”。不过，钟嵘认为，诗人应提倡风力，反对玄言，摆脱声病说的束缚，避免在作品中堆砌典故，在形式主义诗风盛行的当时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。

(钟涌)



设计 傅培昌

报 阳

办黑板报的姑娘

你是车间的布谷鸟，盘旋在这黑色的土地。你衔来一朵改革的鲜花，带来那艳阳天的气息。你唱一支播种的春歌，唤来厂房里的片片新绿。你带来捷报、带来佳音，你带来喜讯、带来信息……你把学习连同忠诚，深深埋进这肥沃的土地！

诀窍

“有那么一条诀窍，就是，任何时候我都记得要用自己的腿走路。”

“有那么多一条诀窍，就是，任何时候我都记得要用自己的腿走路。”

“有那么多一条诀窍，就是，任何时候我都记得要用自己的腿走路。”

尔曹身与名俱裂 不废江河万古流



诗，不仅可以抒情，也可以说理。杜甫的《戏为六绝句》中的第二首写道：“王杨卢骆当时体，轻薄为文晒未休。尔曹身与名俱裂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诗人先用叙事的方法写出初唐四杰的杰出贡献，抨击了轻薄文人对四杰的攻击。然后转入说理理论：你们这些轻薄文人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必将销声匿迹，被历史淘汰；而这四位诗人却象长江大河一样流传久远。诗人通过艺术形象来说理，把哲理寓于具体的事物之中，既有感染力，又有说服力，成为思想和才华的艺术结晶。

(曹文)

风陵渡与潼关隔黄河相望，地处秦、晋、豫的交通要冲，是个“鸡叫一声听三省”的所在。这几年来，我上北京、去太原，经过那里不下十次。听人说，南下的黄河为直奔渤海，在风陵渡向东急转，形成了一个大大弯口。那里水流湍急，河宽浪高，是个很险要的地方。前年春天，为采写一篇报告文学，我曾在西安解放路饺子馆呆了些日子。那儿的党支部书记宁静是晋南人，他就曾给我谈起早年离乡背井，经风陵渡入秦时的艰难与凄苦。那时，风陵渡尚无铁路大桥，喘着粗气的蒸气机车还未停稳，旅客们就争先恐后地挤下车来，向码头奔去。他们挤上破旧旧的木船，渡过黄河，才能在潼关继续乘火车西行……不过，这一切在我听来，却已是恍若隔世。因为，坐在奔驰的列车上，有一桥飞架，风陵渡的黄河纵然险峻，也是如履平川了。然而，也正是由于此，才使得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，这就是想去风陵渡走走，看看，好亲身领略一番我在火车上所不曾感受到的那里的风光、韵味。

说来也是个偶然的机。今年初夏，我在华山脚下的玉泉院小住一月。一日，向华阴县委宣传部部长乐副部长提起游风陵渡之事，承蒙他的热情关照，使我夙愿得遂。那天，汽车从华山来到潼关，在黄河西岸的铁路桥头停住。下车来，没想到首先出现在我面前的，竟是几座铁路工人的坟墓，我们一行数人步上铁桥，沿着两侧的人行道缓缓东行。桥面上，不时有列车开过，机声隆隆，伴着黄河涛声，雄

风陵渡记



西安 高子雍

浑无比；桥面下，不少工人正在对铁桥进行维护，给一根根横的、竖的铁梁涂抹防锈漆。大约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吧，我们走完了这座长长的黄河铁桥，来到风陵渡，踏上了山西的土地。同桥西头一样，在桥东头的路旁，也有一排铁路工人的坟墓。

沿着一条小径，我走下堤岸，来到黄河的近旁。哦！黄河。翻腾着，吼叫着，撞击着沿岸的巨大石块，不时地激起冲天浊浪，是浓浆似的黄水。这河水稠浓而厚腻，却也能在宽阔的河面上出现一个个巨大的漩涡。前推后拥的浪峰大呼小叫着，挤挤搡搡地一泻千里，让人胆寒而心悸……。我久久地凝望着黄河，蓦地，眼前浮现出宁静给我描绘过的情景：岸边，一艘木船已经缓缓起锚；远处，一个十五、六岁的少年大喊着“停一下，等等我”狂奔而来。船工“嗨哟！嗨哟！嗨哟！”地吼着号子，拼命地摇着橹浆。船公健壮的手臂、古铜色的皮肤、几乎倾倒的身躯，死死地压在舵把上。巨大的浪头拍打着船弦，船身在波涛中上下浮沉……。哦！这是一幅多么艰难、多么凄苦的画面。我使劲地摇了几下头，目光离开浑浊的河水向高处移去。这一次扑入我眼帘的，是飞架在滚滚黄水之上的那座雄伟的铁桥，是象雄鹰一样在铁桥上辛勤工作着的铁路工人的身影。于是，我立即想起了这几年来数次乘火车经过风陵渡时的便捷和舒适，想起了刚刚在铁桥两头见到的那些铁路工人的坟墓。我感到自己似乎是悟出了点什么道理。一种越来越明晰的意念，在我的脑海里升华，一种庄严而神圣的情感，在我的胸中翻腾。终于，我忍不住深深地躬下身去，向着长眠在一坯黄土之下的英灵，向着战斗在铁桥之上的工人……

“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。”这是何等豪迈的诗句。然而，是谁，才使得诗人能如此气宇轩昂地大笔一挥呢？是为风陵渡记。

激情与控制

——看王秀玲演出的《挂画》

董子竹



没有激情不是好演员；有激情而不会控制也不是好演员。蒲城王秀玲是个有激情又会控制的好演员，她演《挂画》中的含嫣，荣获了省青年杂技演员调演一等奖。含嫣热恋花荣，两家因门户不当不能婚配。她与花荣商定，借兄强逼民女成婚之际，将花荣女扮男装抬入梵王宫。当丫环告知花轿将到，远处传来迎亲鼓乐时，含嫣知花荣将要来了，其喜悦之情不言而喻，何等强烈。王秀玲表演这段欣喜至极的情绪很有控制，含嫣手忙脚乱的行动全化成了一个又一个活泼的舞姿。褪外衣，穿错新衣，系错扣子，登上椅背亲自挂画，都是在轻快的节奏中翩翩成舞的，层次清晰、有条不紊。

不素。这些舞姿都是从生活中一个妙龄少女慌乱的动里提炼出来的，经过加工而成为艺术品，必然给观众留下深深地回味。演员越从容，观众越能清楚领会人物的感情。否则，人物慌乱，演员也慌乱，舞台上岂不是成了“一锅粥”，何有艺术享受可言？

我最喜欢王秀玲这样一个动作，画挂完了跳上椅背，跳下时失脚，好似要倒，却又未倒，身姿似轻风摆柳，摇了几下，手按胸口定了定神，嘘了口气。脸上仍是春光荡漾，口里娇喘微微。真是传神的动作！倒而未倒、摇而轻摇、喘而微喘，一切恰到好处。一个美妙的少女形象令人心旷神怡。若真要如生活中那样，摔一个趔趄，观众把心提到嗓子眼上，喜剧情趣尽失，哪会有心旷神怡之感？但是，这并非说不必对人物的心理状态有深刻的体验，光从容舞蹈便好，而是要内心体验与外部舞姿高度统一，才是真正的好演员。

本刊物为超级大型《七拼八凑》杂志启事(小品文)

综合杂志，天上地下，古今中外，衣食住行，吃喝玩乐，无所不包。荟萃科之精粹，集各类之大成，不无耸听之辞，唯以诡异为主。其中之细节描绘，配有精彩录相，为您的感官提供强烈刺激。

《七拼八凑》辟有画皮、偷骗、风流艳史、刀光剑影等一百多个栏目，风格独特，神秘莫测，是男女老少咸宜之“精神食粮”。

朋友，你精神空虚吗？请订阅《七拼八凑》。朋友，你默默无闻

刘旭

吗？请向《七拼八凑》投稿。它的《器粟》副刊，将是一切心灵变态者耕耘的责任田。稿件题裁及字数均无限制，但务必在标题内含有的诈骗、凶杀、美人、秘史等词句，以求画龙点睛。

本刊名誉顾问：赵公元帅。主编：钱迷心。

